

書名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撰者 明 戴璟 撰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編號 B4360900

卷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爲諸侯

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
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
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
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
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
效恣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屏石戴璟著



儉邪不逞之謀濁亂於下當時若有儒者出而秉軸則必能致主王道使優游化爲強毅不斷化爲剛明彼不逞之徒自將退然於無號有凶之地矣何至殺害忠良以爲國家之蠹耶史謂元帝徵用儒生貢薛韋臣迭爲宰相則以數子爲儒生也嗚呼數子果儒生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果何意哉今考其在朝議論貢禹曰節儉而已薛廣德曰從橋而已韋元成曰毀祖廟而已匡衡曰立后妃而已至於城狐社鼠如石顯輩則不惟無夫之謀而且與交結此正患得患失之鄙夫耳而可謂之儒生哉就數子而論之匡衡尤與石顯比昵乃鄙夫之尤也其得免於聖王黨惡之誅幸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九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

屏石戴璟著

劉向論王氏專權

天地間至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驗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延萬世而長在今觀仕成帝之朝曰王章劉輔鄭崇薛宣梅福朱雲皆正色危言盡匪躬之節要之如向之烈烈精忠者少矣蓋數子或言事或攻一人而皆在朝不久未有如向著述之詳箴規之切也自其在先朝已上封事論蕭望之石顯之邪正天植其忠心如鉄石矣逮成帝寵任外戚權移王氏向以宗室之親安得不憂忝離之變乎於是而上五行傳欲帝思災異之所由起也於是而上新序說苑欲帝知君

道之所當盡也於是而上列女傳欲帝知女色之不可
寵也一語一砭劑一言一藥石使成帝能如成湯之銘
盤武王之受冊書而施之於政事焉則豈不可杜絕新
葢之篡哉奈之何成帝徒歎息悲傷而如醉如夢養虎
於几席之間也真西山謂其樂以其祖宗天下與人而
不之惜異哉信矣

梅福請收威柄

梅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谷梁春秋爲郡文學及爲南
昌一尉而能上書請收王氏權此其忠義奮發其視孔
光張禹輩何啻珠玉之於糞土哉今讀其書凡秦皇之
所以致亂高祖之所以納諫文帝之所以守法武帝之
所以求言皆歷歷指陳惟欲廣開言路以防壅蔽誠所

謂萬世之良策哉奈何天之方虐聽我輩言此所以養
成王氏權勢之盛而自假即真潛移漢鼎皆梅福之言
不獲用故也嗚呼公卿大臣天子所以與論道經邦者
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及從而羽翼之至於請收威柄則
出於一南昌尉之小臣在朝公卿大臣不亦可羞哉羅
隱論之曰天下無道正人在下其感慨之意有在矣

朱雲折檻

易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或帝一封五侯黃霧
四塞兩月晨見桃李冬實殿中地震他如日食星孛山
崩水壅隕石飛雉河決水溢金見鐵飛皆小人未解之
應天戒甚明人言甚詳也朱雲乃蕭望之門生素以氣
節自負者蓋嘗深慮而熟計之矣然自限於槐里今之

遠且卑而謂在廷群臣必有能感悟君心者遠張禹妄
議春秋阿附王氏而權移外戚之兆決矣此雲請借劍
斬佞臣頭忠肝義膽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或者以為朱
游之劾張禹是也然仁人不貪生義士不畏死而攀折
殿檻何謂吾知之矣易曰棟撓書曰作梓材皆以宮室
喻朝廷也雲以為劾諫臣國必亡故折檻以示其意耳
嗚呼雲能折殿中之檻而不折殿中之佞臣雖事弗克
濟而忠蓋可嘉矣此成咸為之結綬馬諱宣為之留閣
馬嶽嶽五鹿為之折角馬騰騰辛慶忌為之扣頭馬君
子讀史竊怪言責在槐里今而滿朝給事中諫大夫不
亦有覲面目乎嗚呼使帝能思折檻之忠而以折張禹
之佞如齊威王之烹阿及左右也折王氏之權如秦昭

謂萬世之良策哉奈何天之方虐聽我翼嘗此所以養
成王氏權勢之盛而自假即真潛移漢鼎皆梅福之言
不獲用故也嗚呼公卿大臣天子所以與論道經邦者
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及從而羽翼之至於請收威柄則
出於一南昌尉之小臣在朝公卿大臣不亦可羞哉羅
隱論之曰天下無道正人在下其感慨之意有在矣

朱雲折檻

易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或帝一封五侯黃霧
四塞兩月晨見桃李冬實殿中地震他如日食星孛山
崩水壅隕石飛雉河決水溢金見缺飛皆小人未解之
應天戒甚明人言甚詳也朱雲乃蕭望之門生素以氣
節自負者蓋嘗深慮而熟計之矣然自限於槐里今之

遠且卑而謂在廷群臣必有能感悟君心者遠張禹妄
議春秋阿附王氏而權移外戚之兆決矣此雲請借劍
斬佞臣頭忠肝義膽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或者以為朱
游之劾張禹是也然仁人不貪生義士不畏死而攀折
殿檻何謂吾知之矣易曰棟撓書曰作梓材皆以宮室
喻朝廷也雲以為殺諫臣國必亡故折檻以示其意耳
嗚呼雲能折殿中之檻而不折殿中之佞臣雖事弗克
濟而忠盡可嘉矣此成咸為之結綬焉薛宣為之留閣
焉獄獄五鹿為之折角焉皤皤辛慶忌為之扣頭焉君
子讀史竊怪言責在槐里令而滿朝給事中諫大夫不
亦有覲面目乎嗚呼使帝能思折檻之忠而以折張禹
之佞如齊威王之烹阿及左右也折王氏之權如秦昭

王之去元舅魏冉也吾知卯金之鼎不可折而入於新
室之廟矣嗚呼傷哉

陳禮樂以風化天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是故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是故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而况於風化天下耶然
禮由天作樂由地制故必傾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興
降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軀領父子君臣之節然後
可興禮樂焉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哉成帝之時內而
趙飛燕之淫污外而王五侯之專恣萬民被其殘百官染
其惡此時而可興禮樂耶夫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
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必然

之勢也劉向欲興禮樂而不能勸君以仁義忠信立禮樂之本乃拘拘於興辟雍設庠序不亦踈乎夫從事而失時固非智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亦非智也於此之時縱使興辟雍設庠序不過粉飾太平之具而已其何以風化天下哉或曰向之論王氏詳矣特帝弗之用耳嗚呼帝弗之用而已此老切切論當世事極強如昔其誠忠君愛國之士哉君子未可深疵之也

劉向三十年不遷官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性國之楨故王者內選九族之賢以聯屬其親外選四方之賢以聯屬其民則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豈不享士乎版章之厚而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哉成帝寵用外戚王氏兄弟子姪五

世執漢之國命天下臣民在其掌握久矣此改王改步之漸也劉向知奮不顧身譏刺王氏一念精誠可貫金石使漢用之於御史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則以憑河治泰以壯馬拯渙以匪躬濟蹇矣奈何成帝聽王氏把持而三十年不遷官舍爾介狄維予胥息老夫濯濯爾用憂譴也然則雖有經綸之才將安施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之謂乎

楊雄諫拒絕單于

先王謹華夷之辨久矣哀帝之世匈奴上書願朝五年公卿議欲勿許此必有以構邊境之怨矣楊子雲諫拒絕之孰曰非良計乎然自愚觀之子雲之諫乃好大喜功之說而於國家平治之本則未之知也文中子曰楊

雄其思苦其言艱乃懷奇人也夫單于上世所不能臣
固不可使之開隙然其額朝五年則有輕視中國之心
而五年之後將弗脩朝貢之禮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然則欲率服莫若難任
人欲求來王莫若無怠荒于雲果能以此義事懇懇爲
君陳之使其君德清明內治脩舉則邇而六服群后承
德遠而四夷八蠻通道矣敢有夷狄侵中國哉今徒欲
納單于之朝而於脩德來遠之計絕口不道此可謂之
知本乎試觀哀帝之世政治失中災異頻見雖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矣惟通經學古之士而於由前所言者
絕口不道則其阿附權臣之意已萌於此矣或曰子雲
好古樂道者也以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

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歲莫善於虞箴作州
箴賦莫深於醫驗作四賦劉向謂通達古今其言有補
於世也拒絕單于之諫是或一道馬何可深咎不然朝
廷腹心元氣也天下四支也外夷乃皮毛也善醫國者
先所以急後所以緩惟著書談道退無慮數萬言夫豈不
知此或者俯仰於莽賢之間不敢正言所急而姑舉事
以賣直也豈待按閣之辱而後知其爲人之下流耶

嚴尤三策

帝王之於夷狄以不治之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所以
深治之也周宣王之時儼抗孔棘命方叔歐之出境蓋
惟脩內治而不勤遠謂上策可也秦始皇使蒙恬築
長城延袤萬里家國內竭以喪社稷是固無策矣漢武

帝祗小漢家制度而窮兵四夷衛霍六將軍連年出塞
海內虛耗天下幾亂此與秦皇之無策等耳今尤於周
也則抑而謂之中於漢也則揚而謂之下是豈至當之
論乎或曰嚴尤之策固非矣後世劉歆之說以爲周得
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焉蓋以秦得設險守國之義而
謂之中其說似矣嗚呼敵不在遠憂不在胡乘秦者身
寇秦者臣喪秦者嗣敵秦者民而怒秦者鬼神此可憂
也而秦弗憂此所謂干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是
曰禍之門而可謂之中策乎然則設險守國非歟曰處
堯之宮行堯之風雖無城也不可得而亂不可得而攻
用秦之威蹈秦之非雖有是城也如藩垣之微如閭闔
之卑無以防其患行其師即是論之秦漢之無策等耳

愚因嚴尤之策而并舉劉歆之說以相參考云
清名之士

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當天
下治平之時君子與小
人處事非有大異速事變顛沛之秋而後君子之剛介
如烈日秋霜峭拔如孤峯絕壁始與小人絕異矣王莽
以窮姦巨猾之盜匿情仗義信于大柄遂自宰衡而移
漢祚此臣子誓不俱生之日也于時清明之士如紀逯
唐林唐遵皆以明經飾行仕莽封侯則與楊雄劉歆之
失節一類耳而史顧謂之清則何哉愚所取者若龔勝
之卻印綬而死薛方之擬管仲而道郭欽爲山陽太守
而去官不顧蔣翊爲交州刺史而閉戶不出陳威爲掌
寇大夫而謝病不應他如梁融爲慶緣章曹竟皆以儒

生去官不仕於莽是誠可謂清明之士無忝矣易曰好
遯君子吉小人否然則凡仕莽皆小人也凡絕莽者皆
君子也嗚呼若漢道以此曹而用之則有諫言直諫之風
必不致真有伏節死義之變矣何至於有篡逆之舉哉
噫

賈捐之請棄珠崖

賈君房賈誼之曾孫也自武帝立儋耳珠崖郡至始元
二十餘年凡六反叛君房上書請罷之以爲非禹貢所
及春秋所治其民如魚鱉不足貪此即王者不治要荒
之意也所可惜者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而乃比昵楊
興始毀石顯又表薦之卒之身受大戮嗚呼以君房之
爲人如此而何棄珠崖之議暗合聖賢之訓耶君子不
可以人廢言也

何武去見思

何君公尹京兆正乘王莽用中爭之秋群邪煽虐萬目睽
睽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
龍蛇正盤根錯節之地也君公治之無赫赫名而去後
見思何哉且勿剪勿伐之歌結之誨之之頌此去後見
思者也惟聖賢無愧焉武之見思於人豈足以追美聖
賢耶初武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及舉四行爲令又舉
賢良方正爲諫大夫刺史史忠守法奉公進賢退惡由
今考之以戴聖之犯法則黜之以何壽元子之驚下則
斥之在楚薦兩龍在沛厚兩唐一則德澤及人多矣雖上
不足擬召公而次實可以方子產也當時吏民有若

大旱之沾雲雨焉去後見思夫何擬哉所可憾者王莽亂政之時與公並祿互相援引自貽殺身之悔易曰咸其脢無悔謂不能感物亦無悔也武之殺身焉若不能感人之為愈哉

王嘉請久任

古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官祿六屬屬各六十其掌之也專其任之也久歲終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吏之治而責成之此帝王之治不可及也漢之任官猶有古意如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大僕至文帝世不易職張釋之十年不更任于定國為廷尉凡十八年有為刺史九年如張敞有為郡八年如黃霸此所以吏稱職民安業而治效亦有可觀也至哀帝之時佞臣在朝國政

日亂郡邑守相數變易勿以成其私然則中材苟容求金下材懷危內顧矣其孰肯任國事哉王公仲上書請久任真可謂識時務也然孔光之奸不能退何武之賢不能進侯董賢而封還詔書亦不能阻則當方解相印以守高尚之節豈不為士夫之清致乎而何乃仕昏亂之朝復爭梁相之獄然則詣廷尉不食而死將誰咎耶嗚呼守令可久任也宰相可久任乎以此諫君則理之正以此自處得不為禍之媒哉吾固謂嘉乃係遯有疾者厲也

逢萌掛冠

遯之時義大矣哉蓋在聖賢為不得已之計耳故或隱居以求志或曲避以全道或靜已以鎮躁或去危以圖

安或垢俗以勸潔或庇物以激清雖軌迹異區均之志
意脩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也然時可爲則亦出
矣豈拘拘於隱逸之操哉漢室中微王莽專政雖名儒
如揚雄劉歆之徒皆含羞蒙垢裂冠毀服以受莽養之
私餘尚何望之哉獨逢子慶親王莽殺子之變以爲三
綱滅矣遂掛冠東門而去子慶其得遜之道者乎愚嘗
讀東漢逸民傳而得其詳矣方其家貧給事縣爲亭長
擲楮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此與陶淵明
之羞折腰同一氣槩端可尚也及光武詔書連徵詣托
以老耄迷路不起愚竊竊之夫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
及聞文王作則有蓋歸乎來之嘆光武帝室之胄立恢
恢之業詔書連徵之時豈不可出而竭忠効力以建萬
世之良策而何乃爲不哉之計乎愚故爲之說曰掛冠
於王莽專政之時是爲節之初九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及避地於光武連徵之曰是爲節之九二不出門庭失
時極也

劉秀舉兵舂陵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高
祖以布衣不數年一統天下皆由恢廓大度致之也中
更王莽之亂民心思漢甚於飢渴劉秀起自南陽汎愛
容衆同符高祖方其起兵之初獨率舂陵子弟八千人
請合新市平林數千之兵以助其勢當是時烏合之衆
易以潰散而秀能使之諸郡齊心銳氣益壯蓋曰秀之
仁足以感動人心而合異爲同聯疎爲親也是雖未與

尋邑接戰吾固知秀之軍堅於長城重於泰山猛於烈火矣其能勝乎吾固謂東漢之興雖天啓其運而亦人脩其事也

劉秀除莽苛政

王莽篡祚苛政百出此民窮而盜起也劉秀既成昆陽之功以誅莽矣及從更始之命爲大司馬持節北渡河徇州郡而除莽苛政此與高祖之約法三章何異乎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其光武之謂矣所可憾者秀能除苛政於破賊之初而不施仁政於即位之日何也昔先王有天下使老者有所終壯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養鰥寡孤獨皆有所給男有分女有歸故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足以爲宗社無疆之至計

矣光武能通尚書大義而不能施仁政於亂離之後是故直諫如韓歆何爲戮之墾田不實罪不至死何爲誅之鄭興作讖何爲欲殺之郭后無寵何爲自廢之之數者非苛政而何要帝所以如此蓋帝未得天下之初人心渙散恐不我從故除莽苛政以爲取天下之媒及天下定矣心懈志驕殘忍之弊時或不免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於光武云然

鄧禹謁劉秀

臣之事君猶女之從夫也比之匪人終身之玷不可再贖矣王莽之亂英雄豪傑多不知其爲篡逆而甘爲之比面者焉所謂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者有矣鄧仲華獨能持策謁劉秀雖更始之招亦不苟從此真出處之正

一時巧臣孰有能及之者哉且其首建大策即以延攬
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爲言視彼攻城畧地之
將專事捷鬪者高下何如耶愚嘗因是而論之若荀彧
之謁曹操王猛之謁苻堅王祥之謁司馬昭彼皆以忠
孝著名者也一失身於非人萬世清議所不能免孰若
鄧仲華年方二十四能識真主於天造草昧之中而垂
功名於竹帛哉易曰大蹇朋來光武之謂也又曰往蹇
來碩吉利見大人鄧仲華之謂歟

馮異說劉秀

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逆奔以斗筭之才荼毒天下
民之困甚矣更始繼之又爲竈下中郎輩所濁亂其我
瞻四方威威靡騁之時乎異爲劉秀主簿乃說以循行
郡縣宣布惠澤當智力相闕之秋而建寬仁不殺之策
異果何見哉詩曰天之牖民如堦如筮如璋如圭如取
如攜言天之開民甚易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也况
更始政亂之時民心望治如飢易爲食渴易爲飲也可
坐視其困而不爲之所耶於是說劉秀錄囚徒理冤結
存鰥寡布惠澤俄而天下思漢之心愈奮歸漢之心愈
堅異之功在社稷亦偉矣哉記曰長民者章志貞教尊
仁以下愛百姓民致行己以悅其上此之謂矣

喜見漢官威儀

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舊也乃叔孫通所爲雜以秦制
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然劉秀行司隸校尉作文移
亦如舊章不過踵叔通之陳迹耳而父老垂淚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豈叔通之禮真可以感天下耶噫不然也漢之為漢德澤滲漉亦已十世矣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父母而長育子孫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故遺民見漢儀如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故鄉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勢所必然矣由是觀之民之戴漢厥惟舊哉彼區區逆莽欲移漢鼎於不動磬石之間亦妄矣

耿弇勸蕭王勿罷兵

耿伯昭亦可謂知所從矣易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當天下殺亂之秋不得大人以為依歸其何以成功哉伯昭父况為王莽胡調連率蓋敗况不自安伯昭時年二十一乃辭况歸光武說發郡兵破邯鄲其知利見大人之義哉遠更始見光武威名口遣使立為蕭王今罷兵向非伯昭天下之諫六事一也光武以景帝苗裔祖業廢墜子孫當為恢復之計何乃更始罷兵之命蕭王不能決而待弇之建白哉夫治昭以弱冠之年而能為北道主人真小兒曹乃有大志也耿况有子如此宜三世為將以功名終哉

郭彤獻策

天下大物也取之有大道亦有大機機者所以混一區宇之權謀間不容髮者也王莽篡祚海內大亂莽誅而群雄蜂起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集烏合之衆振燕趙之地光武徇河北獨信都稱戎一郡來歸勢亦微矣此光武欲因信都兵西還長安也一儒君獻策請以二郡之

兵討王即卒殲乃寇混一天下備君之功不亦大哉故
范曄稱之曰一言興邦而蘇東坡以爲東漢興王之决
也且備君以王即捕係父並妻子呼之而不復念家其
亦有忠臣之風哉愚所憾者王莽何如人也而形爲和
戎卒正莽之卒正即漢之太守也此其才固有可誇其
節不足觀矣

劉秀披輿地圖

輿地圖載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蓋始於秦而收於
蕭何者也王莽之亂群盜各據山河以自封殖光武
起兵春陵雖曰誅莽如反掌四群盜正得熾也故劉秀
披輿地圖而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嗚呼秀知
天下之不能并一而不知君德之可以定于一也向使

鄧禹不以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之言感激之則秀雖有
銳取天下之志吾恐險阻備嘗之餘精神疲倦之機也
必將偏安一隅自作一龜茲國者有矣其何以成中興
之業哉書曰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貴敷前人受命茲不
忘大功鄧禹修德之言蓋欲劉秀之敷貴也秀果能推
心置人腹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
之命豈非由披輿地圖激之哉此鄧禹所以爲雲臺諸
將之先也

大樹將軍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言孔子釋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
不德厚之至也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也夫人臣之功
至周公無以加矣而復曰勞謙蓋身躬行之故言之親

切有味也此周公所以為周公而萬世相天下之大法也馮公孫性謙退行與諸將相逢引車避道每所止舍諸將並論功公孫獨止樹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及破邯鄲軍中皆預屬焉光武賢之其後狗邑之捷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帝下璽書褒稱以為功若立山猶自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以異豈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乎有終之吉其廢之矣愚所以憾者異通左氏春秋為王莽郡掾監五縣遠光武畧地異又拒之而巾車之執方效勲勞然則以異而為篡逆之臣君臣大節如之何哉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

孔子作春秋書閼戾吳子餘祭謂俘人使之在側故及

禍也易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言當過為之防不可自輕也蕭王降銅馬賊封其渠帥為列侯史謂降者不自安而王自輕騎按部諸降者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安得不投乎是故然矣愚謂此餘祭之近俘人而弗防過者也得免於禍乃天正維持漢運與之中興故至此耳豈可以為後世法乎夫信義行於君子刑罰施於小人彼銅馬賊皆市井無賴不顧廉耻之徒若其來降與之分隸編伍加之保釐足矣而乃輕騎至營是白龍豫且之漸也向使有一荆軻郭循在焉其何以自脫耶且吾身之死不足惜九廟神靈四海蒼生之望將何以答耶吾於是謂蕭王赤心之推禍機之伏也不足為後世法矣

委寇恂以河內

凡進取天下必先足食足民以為根本高祖任蕭何於關中故無西顧之憂鄧禹薦寇恂而委以河內固亦以蕭何事業望之也由今觀之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是即高帝之關中也子翼移書屬縣講兵隸射伐竹以為矢收租以為糧朱賄以光武北而河北孤將兵攻温其意以為恂可虜也乃擊破之以輦車驪駕轉輸給軍東漢之興大率皆子翼之功也此非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能之乎故光武稱之曰吾知子翼可任而當時以為有宰相器斯名稱情矣

諸將請上尊號

後世論創業之君首稱高光然高帝必俟天下既定而

後即帝位故先儒以漢得天下為正是也方光武起兵誅莽于時曰赤眉曰隗囂曰公孫述皆為當時巨寇而鴟張狼顧之盜如董憲張步蘇茂輩紛紛眼底遍滿山谷正痛心疾首扶策臥薪之日也而馬武耿純輩汲汲請正位號何耶愚謂創業之與中興不同光武高帝子孫也今以布衣崛起與群盜角逐是虎豹與犬羊並驅中原也苟不先正位號則無以糾勤王之師堅烏合之衆而漢室再受命之事復何望哉此光武即帝位號令天下於勢不得不然也或曰劉備先即帝位而不免費詩之諫晉元先即帝位而不免周紡之言彼皆中興之君而諸將諫止之何獨光武之正位號合於義乎愚謂孔明漢室管樂王道江右夷吾未聞其諫正位號也彼

固有所見矣即是而觀而知漢得天下為正豈獨西漢
然哉

以赤符即位

帝王之興固由天命主持而率以得人心為本也人心
既歸天命何往哉書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言天人有合一之理也高帝以艱難百戰之天下而一
旦為新莽染指正望子孫糾發義兵以為恢復之計書
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光武之興遺大投艱之寄也何必假赤符以為口實哉
若君德不脩人心離散雖有赤符亦如更始之方輿而
倏敗劉盆子之方立而隨滅耳光武自舉春陵兵誅莽
汎愛容衆人心有推戴之漸矣人之所以歸即天命之

所以在也况于時若鄧禹吳漢馮異賈復輩皆一時良
將而翕然來從則天與之人歸之可知矣彼疆華所得
赤符適好事者窺見秀有帝王之真而出於杜撰耳豈
天有言邪而何乃以即帝位決之赤符也且即位之謀
馬武唱之耿純和之馮異贊成之帝意已決矣當時諸
將直當申明天命人心不占有孚之義而赤符之說闢
其妖妄使莫售其計則正道勝而邪說消豈不為貽謀
之善乎惟不能然自是率以識記決事王梁何功而以
識授大司空封禪何事而以識會命岱宗凡此皆赤符
即位啓之也嗚呼使疆華奉符之時有鄭興以正其訛
有桓譚以非其法則燎原之火撲滅於星星之初而何
至終迷不悟也哉

褒寵卓茂

嗚呼此嘆室中興之本夫古今創業之君睥睨世變群盜煽興民心靡有定向則必委任猛將畧地屠城以舒其憤光武則不然於群雄角逐之秋而獨取忠厚循良之吏以卓茂自密令擢為太傅封褒德侯蓋帝亦通尚書大義者也盤庚曰敢恭生人謀人之保居叙欽康誥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無逸之篇曰自朝至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光武知之故簡厥脩進厥良而百司庶府罔不欽承以廣仁厚之風是賞及於一人而德流於四海也抑光武之用卓茂不特惠及當時而有典有則以貽子孫者也故後世衛城脩庠序之教任延定嫁娶之禮秦彭王英之

刑罰輕減許荆劉矩之禮教化民子孟嘗辨孝婦之寃王訪恤貧民之飢仇香致鸞鳳之譽童恢馳兕虎之名要之皆旌用循吏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愚故曰此漢室中興之本其以此歟

鄧禹名震關西

孟子曰王者之不作未有甚於此時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也飢者易於食渴者易於飲當今之時有能行王政民之悅也猶解倒懸也嗚呼此鄧仲華名震關西之謂歟夫自新莽以重斂失民心劉盆子承其餘虐而所過殘滅正若水益深火益熱也鄧仲華將帥之任不以畧地屠城為心而撫循百姓禁暴掠庶幾仁人之用兵也民之悅之猶解倒懸此關西嚮應懷赴

如歸歟抑禹所以名震關西蓋自少能誦詩受業篤行
淳備事母至孝故光武稱之曰自吾有禹門人益親及
其威損拘邑兵散宜陽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
上無猜情則鄧不惟名震關西而名震朝廷矣

宋弘不諧

湖陽公主意屬宋弘且常情言之以匹夫而尚公主草
茅增重門戶生輝孰不歡然樂從者也而宋仲于之言
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其義聲凜凜
不可屈撓此帝謂之一不諧而罷婚也自愚言之光武有
愧於仲于多矣其曰富易交貴易妻則豈人君之言哉
夫夫婦三綱之首自非犯七出之條何可易也帝不思
仲于之言而以怨懟廢郭后何薄哉抑仲于之諫帝詳

矣悅桓譚之聲則止之顧列圖之色而匡之蓋自其不
仕赤眉以身墜水之事觀之弘不惟厚夫婦之情而尤
篤君臣之義其視漢朝公卿屈身逆莽者何啻薰蕕耶
寇恂屈賈復

范武子將老召其子學曰喜怒以類者少矣而易者實
多也此夷齊不念舊惡為仲尼所取也賈君文不戰部
將殺人他境則未可謂有制之兵矣寇子翼戮之於市
於法當然君文於此正當謝罪自新而乃視為讎恨欲
手刃之使子翼不處之以禮而聽谷崇之謀更與之鬪
則彼以羊觸藩我以龍戰野而可乎恂經明行脩名有
宰相器者也故敕屬縣盛酒醪以待其軍先出迎遂稱
疾以避其禍可謂善處變者也厥後並坐同車相結甚

懼非子翼處之謙和其能潛消其悖逆之氣至此哉易曰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謂乘剛而順巽也冠于翼以之是故耿况重其智鄒禹奇其才所可恨者子翼有相如畏避之誠賈君文無庶頗引罪之勇且君文少好學習尚書而李生以為有將相之器也今至上前忿猶未解則既不能戢之於始又不能悔之於終夫豈學問知義禮者哉其亦可議也已

伏湛以循良徵

伏惠公傳祖父周詩方天下鼎沸之日而教授不廢誠杜詩所謂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國之光輝朝之淵藪也其保全臨淮以循良見用豈非一時公論哉且教子隆死於張步而光武以蘇武方之是若所謂循良之臣也

愚所惜者湛自徵為尚書令行司徒事定舊典正宜斟酌三代典章為漢家立不刊之制而乃因陋就簡畧不能可否損益於其間豈以道事君者哉然則湛之才可為守令而不可為宰相也或曰湛自建武元年七月為尚書令三年三月為太司徒至五年十一月方免官其間立宗社幸太學封卓茂未必非湛所建白也愚曰安知非帝之由乘乎吾謂六典之制不復此帝有不任三公之差也六經之義不啓此帝有赤符用人之感也刑于之諫不陳此帝有寵陰麗華之溺也官人之疏不列此帝有用逢萌之變也此皆惠公為政之日曷不立乎位而業乎官哉

行已在清濁之間

道原於天而惟人能弘之亦惟人能壞之故為善不同
同歸於清為惡不同同歸於濁然清之勝濁也難濁之
勝清也易是故君子精一以執中觀省以稽德遜志以
脩道宅心以弘天所澄濁永清者如此其志也使清濁
可兼而用之則可為善可以為惡也夫其始之所趨雖
有相半之機而其終之所歸必有偏重之勢此清濁之
不可兼用而志欲其篤學欲其粹守欲其毅行欲其飭
蓋有以也卓子康亦習詩禮為名儒者也而行已在清
濁之間不亦惑之甚耶夫孔光附王氏為漢世賊臣之
尤也而子康為其長史清乎濁乎王莽居攝以病免歸
是矣更始何人是亦負且乘之徒也而子康為侍中祭
酒是亦不可已乎後雖及骸骨歸終不免於磷緇矣清
乎濁乎至其以七十之年未膺重寄亦未見耆德降而
鳴鳥聞上之若太公之陳丹書次之若董公之勸發喪
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子康清而濁極之不協也
濁而清咎之不罹也是豈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哉抑
子康為此蓋祖莊子善無近名惡無近刑緣督為經之
術而謂習詩禮為通儒吾未之信也

侯霸保全臨淮

君子行道於天下莫大於澤民而尤莫先於正君若君
非其君則雖有澤民之心而隱德弗耀若北風之攜手
明夷之獲心是非懷寶迷邦也枉尺而直尋聖人所禁
也况枉已豈有能直人者哉侯君房保全臨淮百姓老
弱臥車乞留暮年蓋當勞止之秋而獲小康之願此民

所戴也其視魯是疆禦魯是培克魯是在位魯是在服
 豈不大徑庭哉然竊論之君房有功於一方而獲罪於
 萬世何也君臣天地之大義也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忠
 孝士夫之大節也王莽以惡逆然然於中國三尺童子
 皆知制挺逐之而君房不顧晉人園郊之義反為莽用
 至為臨淮太守此非賊之臣乎為賊之臣而保全一郡
 此不過賊之忠臣也而何心於輔漢哉光武不用丁公
 之誅而顧用之為尚書令亦悖矣此阿諛順旨要領絕
 一發於嚴子陵之口豈非素鄙其人而以大義責之哉
 而史乃謂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嗚呼事莽之人正云平
 哉公云乎哉惟此義不明而後有棄君如土梗弁髦會
 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朱浮諫數易守宰

朱叔元數易守宰之諫蓋以為物暴長者必夭折功
 成者必亟壞故事久則吏自重吏重則人自靜夫五年
 再閏天道乃備况牧民之吏豈能倉卒成功哉光武不
 任三公躬課吏事乃以使者為腹心以從事為耳目此
 數易之弊生而嚴急之風熾也叔元之諫豈非通達國
 体者乎然顯宗之世竟以單辭賜死何也人君之待臣
 不可有數易之弊人臣之進諫不可無明哲之機叔元
 數以嚴急諫顯宗而竟以單辭自坐此易所謂浚恒凶
 無攸利者也抑白豕之請向非耿况之救以斃於亂兵
 之下豈叔元於進退存亡之道殆有未講者歟

三十稅一

光武之三十稅一人以美談而吾以為失策何也三代而上兵隱於農雖百萬之師屯於邊陲大不疲於國小不斂於民以其兵自為食而已然必十一而稅所以為朝覲會同祭祀燕享之需不可缺也夫財者國之命萬事之本也白圭二十而取一孟子以為貉道况三十而稅一哉光武之三十稅一蓋以為兵可去而食可省也按史建武六年罷都試七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九年罷關中都尉十二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二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此三十稅一之制得以行也殊不知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然終建武之世輒罷輒置自是明帝置度遼營安帝置都尉順帝置緣邊兵凡國有征討賴京師之兵以出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

不精於是匈奴鮮卑西羌交趾之寇日以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馴致宦官更領兵權而董卓以羌胡義從亂京師漢自此亡矣豈非光武顧小人志遠慮而釀成敗亡之禍至此哉

劉昆長者之言

長者之風不見於天下久矣而劉桓公能之至受知於君蓋自易得之也桓公本梁孝王之胤少習容禮受施氏易於戴賓則不伐不德之心謙謙君子之行蓋以易為砥礪而能有成者矣且王蓋慕柱隱身教授習俎豆蒿矢之儀則其志操高潔庶幾易之可用為儀也夫豈瑣瑣功名之工可同日語哉然則昆之為長者無忝矣不然范史何以系之儒林傳哉

祭遵憂國奉公

祭弟孫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後取汝陽是蓋有將帥之畧也凡為將帥者其性猛故多刻而不仁其學短故多粗而不文其識褊故多貪而不清遵也不然行軍有法吏人不知有軍亦幾於仁矣家無私財夫人裳不加緣亦幾於清矣取士用儒建孔子後置五經大夫亦幾於文矣此憂國奉公之臣見思於光武而得成侯之謚也愚所責備者遵憂國矣而未見其憂之大奉公矣而豈見其奉公之至哉書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如此而後謂之憂國又曰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如此而後謂之奉公其大要引君當道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而後可以無愧光武信用圖讖學術僻矣籠陰麗華心志

惑矣不任三公政治垂矣而遵於數者畧不聞有啓沃匡救之益然則祭遵之憂國奉公乃光武之所謂憂國奉公耳

貞戚歛手避二鮑

仁者行之宗孝者仁之本故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鮑君長與鮑恢抗直聳朝廷至來貴戚歛手之誇人以為求之忠且直也豈知亦以叱狗出妻孝行聞天下故能移孝為忠哉記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戚戚君位也趙王良以貴戚且歛手避二鮑則雖光武有合族之義而趙王不得以戚戚君此東漢所以興隆也是知朝廷不自尊而維持之者大綱小紀也紀綱不自立而整頓之者法家拂士也厥

後宋之子翼守南陽孫德守汝陽皆以德政著豈非忠孝之門必有餘慶者哉

郭伋諫用南陽人

人君任賢才以理天下正望其敬爾官亂爾政顧乃德遠乃猷以佐厥辟康兆民所當廣張旌之招開延攬之路豈可以循私愛以濫名器哉故同人于宗易所戒也孺子其朋書所禁也瑣瑣姻亞詩所刺也光武起自南陽而所用皆南陽人豈黃旗紫蓋運在南陽而人才隨之以盛耶抑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而不得不徇私愛耶今考二十八將自鄧禹賈復以下半自南陽所出然人不皆鄧禹賈復也而何為獨任南陽人哉此郭細侯之諫所以由發也考文伋守漁陽而匈奴遁守潁川而盜

賊散牧并州而兒童迎則細侯之志行可知矣然與其諫用南陽人曷若勸君秉心宜猶以為取人之則哉待盆子以不死

劉盆子本漢末虛侯章之後樊崇唱亂盆子探符固有敗亡之理然舉百萬之衆慕義來降而光武待之不死賜榮陽均輸官地以食稅終身是歟非歟愚謂殺降非仁也賞賊非義也其待盆子以不死可謂萬古待降之良法然愚竊怪其守義而不終耳夫子宓以奴而弑其主其罪不在盆子之下也柰何封以侯爵列於五等之間其視待盆子事何先後之不倫也蓋當日讀唐紀刺史王軌為奴所殺携首降竇建德建德以為大逆斬之反其首然則光武之待劉盆子固善矣而子密之侯則何

實建之不若哉

大度同高祖

世之議者皆曰高祖豁達大度以愚觀之獨有約法三章除秦苛法耳若夫夷彭越戮韓信繫繫開何率以微過遂加譴責有大度者如是其忍乎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宿怨高祖以嫂有宿昔之怨七年始封其子為亭侯侯然則帝非大度之君可見矣馬援論也凡武以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愚謂高祖之於光武猶比君臣耳豈能相尚哉何也光武之推赤心置人腹戒馮異以安集似大度矣然韓歆以直諫而殺之有乖君臣之義我郭后以無寵而廢之有傷夫婦之情且嚴急之諫發於鄭興則光武之大度正猶高祖之大度耳豈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

為一人洞然八荒皆在我闡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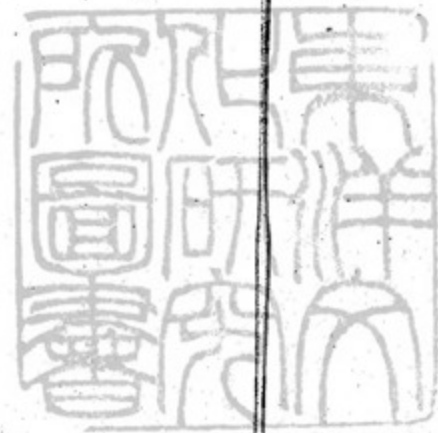
馬援論高光

昔孔子論逸民七人而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不假反之之功而自有性之之妙聖人之能事也馬文淵以高無可無不可是仲尼之能事而歸之高祖矣其然豈其然乎夫高祖固創業之英君然辱儒冠棄詩書大本失矣幸而天性明達出入於王霸之途而豈能有泛應曲當之宜哉援又謂武好吏事是故然者然謂動如節度則過矣動如節度則亦聖人反之之事而豈光武能造其闢哉及其廢郭后易太子殺韓歆斥桓譚封子密三綱幾乎泯矣九法幾乎廢矣安在其為動如節度哉如馬文淵之言則謂高祖盡規模之大光武盡節

漢書卷之十
目之詳也愚謂高祖有天資之美而不學於書學文之
功而未至此所以得失相半兩漢風聲和習相類也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終





東洋研究所圖書印

